



國初禮賢錄上

惟我

大明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遣使者樊觀以來白召
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金華宋濂至建康
入見

上喜甚賜坐從容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
四海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
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
九賢館處之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內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尔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城以固士心但天道後舉者勝宜兵伏伺隙繫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悉辭不受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劉基大怒曰被牧豎尔奉之何為遂不拜適

上召基基遂陳命天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且不援基以為宜遂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召宋濂講春秋左氏傳畢濂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不可定也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畧其口釋之濂進曰尚書二

典三謀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

陛下留意講明之

上曰朕非不知典謀為治之道但三畧及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西廡之壁時睇觀之章溢以疾在告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暨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二日

上忽念溢詢于中書左右都事張來碩曰

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曰溢念毋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即命溢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

京師

上召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具於民無牛者官給之物致其缺丞相退

上顧宋濂曰向所言事當乎濂對曰民富則君不獨貧民貧則君何以獨富捐利於民實邦興之要道也又嘗待

上語及賚賞濂曰天下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

碣無傷也人心不顧雖有金帛何補於國邪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

劉基授方畧基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
見某方青云起即伏兵頃黑雲者是賊伏也慎勿
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而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
即御杖躡其後擊之可進擒之衆初莫肯信至夜
半諸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基言衆以為神莫敢違
竟拔城擒賊而還

宋濂以疾告詔還家燮治有白金綺之賜濂奉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
修進德業以副天之望

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荅畧書曰曩者
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為不佞也以聖人之文
法變俗言教之是為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
節儉是為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後以文
綺侑書

陳氏洪都守將胡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劉基自後場所坐胡床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

上以章溢為浙東按察僉事未幾浙東按察使孔克

仁僉事王濤以事下獄辭連及溢溢憂惧不知所為
上遣劉基諭溢曰予素知張溢守法令不疑也既而
胡某以兵攻閩陷浚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溢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以辭曰臣前往浙
東僉事無狀同事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
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任之萬死且不避
副使之命臣不敢拜

上重違其至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叛
溢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首叛者余皆帖帖
苗軍反金華殺有首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

括蒼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

劉基至即迎入城一夕定之其即發書之金處屬

縣諭以國守所部遂同平章邵榮諸軍克復處城

青田夏清聞胡琛敗與福建叅政犯昌大合寇慶

元龍泉特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章溢召

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連終別命

元帥祁興季汶即龍泉縣治亦還柵木城賊聞不

敢犯溢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城浦及是有旨命

存道提兵為遊擊而溢即處城坐鎮之溢謂父子

相統於理非宜乃上奏謂罷存道不允

劉基以母喪至營葬事特語所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鄰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雖居溫台明三郡與士大夫皆仰其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未嘗不懷基之舊德方素畏基威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基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因令基與通問基因宣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上時使人以手書訪軍國事於基其書多自制皆稱御諱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而不名又嘗稱曰吾子房也

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

上以屬章溢泊浙東行省右丞李文忠欲處州糧餉之溢以為再軍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軍給之兵食乃足

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李文忠守建德欲奮擊之基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眾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基趣之疾進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擒之以還基遂至京時

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天下衆以為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據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代之

陳氏既威取張氏如囊中物耳陳氏復攻洪都上遂陳氏因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言於

上移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決勝

上皆從之陳遂平

上初以葉琛為洪都知府至是陳氏入寇琛死之

上以劉基為大史令值熒惑守心郡臣震惧基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即以基語諭群臣衆心使安後大旱

上命基諗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基曰奏請立法定制遂從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疑人咸疑

章溢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

上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并溢因留其使存卹厚之

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及時為娛樂

上以示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

頷之昶色動知基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岩等同察
基陰事欲陷之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及司天臺
災翼岩因為書言之於

上其事多基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為之者翼岩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岩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凌悅因彈之基為

上言善長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乃為之地邪汝之忠勲足以任叩
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為
之將速顛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被者如臣
駕鈍尤不可尔

上怒遂解

初海隅既寧章溢請還京師

上報曰吾知卿在邊徼若候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
西諸軍皆平

上遣使召溢且命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溢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且諭群臣曰

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溢再拜謝不敢當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溢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進如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誠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

上即日詔文忠出師如溢策處州之糧以軍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章溢以為言

上曰吾勞處民多矣詔從其舊額

國初禮賢錄下

洪武元年春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越翼日召劉基章溢入見

上御奉天殿群臣咸在

上歷言二人之功並拜御史丞劉基密奏立軍衛法會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吾合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吾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基溫鄉里子孫世世為美談也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天變將殺之

章溢奏曰風雨連朝無足恠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齊威

上以宋濂為翰林院學士令總修元史時編摩之士
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一仰於濂濂通練故事筆
其剛領及傳紀之大者同列歛乎而已逾年書成
濂之功居多

上部符功臣下宋濂議吾等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
旦濂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
為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乃已

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宋濂曰文正罪固當死
陛下体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善矣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
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即神仙也濂對曰漢武好
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
好故能之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
上既追封外王父為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
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
不當服袞冕何也

宋濂對曰袞冕惟祭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

上嘗祀園丘患心不寧濂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於寡慾審能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稱善久之

章溢子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文忠入閩閩下上召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溢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用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溢論奏曰除已入閩者俾還州里其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于闕執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溢受詔遂行

上幸鳳陽使劉基居守基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已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基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基不聽遣官賫奉行在

上從基議處彬死刑基承旨即斬之由是與善長大忤比

上回京善長因愬之基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後

上手詔叙基勲代召赴京師同盟勲戚基至賚賜甚

厚追贈其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
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章溢至處州其母已歿溢馳還舍上章再三乞丁憂
上覽之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但朕憲臺闕人
耳遂可其奏溢自喪母哀戚過度感疾益深遂卒

計聞

上甚憫悼乃親選文遣官即其家祭之
上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
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馬者也今憲不然能無
敗乎

上曰汪廣祥何如曰褊觀其人可知

上又曰胡惟庸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也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
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為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
願明主悉以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
也既而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逾年賜歸老
鄉里後

上使尅期以書手問天象基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上悉以付史館

胡惟庸挾舊忿搆陷劉基乃使人誅老史奏基欲洋為暮地弗與則建立巡檢司之策以逐其家上素知基置不問基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

上欲俾宋濂叅大政濂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

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

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勲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

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于後也

劉基在京疾篤

上以其久不出問之知不能起也特親製文一通遣使馳驛送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

上嘗與宋濂飲濂素不勝杯酌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觀笑親御翰墨賦楚楚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
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甘露降

上召濂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拚以甘露投之手注
于卮以賜濂曰此和風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
共之耳皆異恩也

上嘗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草萊列侍從為開國
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亦不美乎既而致仕
仕乃加贈其二代考妣官封詞皆
上所親制天下榮之

上嘗廷譽濂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
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為
誚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君子矣乎非
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濂至家後復入朝
上停想已久延問者數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日侍
上遊觀侍食於便殿日宴始退留朝七旬以歲暮辭
還

上復遣中貴人賜上尊既行數日

上問濂子璲曰尔父道中無恙否璲以安對

上復謂璲曰朕疇昔之夜夢見尔父笑談如曩時尔

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遂叩頭謝曰非
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國初禮賢錄終

三家世典序

三家者開國勳臣追封中山王謚武寧魏國公徐
達追封黔寧王謚昭靖黔國公沐英追封營國公
謚威襄武定侯郭公英之家也世典者輯其世系
歷履勳代遭遇本末為一篇以貽其世者也輯之
者今摠鎮兩廣武定嗣侯太保郭公勳也一清嘗
竊觀我

太祖高皇帝之諭勳臣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
之事以為輔佐周公伐罪鷹揚奮典矣漢伏羲群
策必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降祚大哉

皇言斯其至矣與自
天厭胡德我

太祖應運挺生奮神武之威志除開闢以來非常之
大禍天復生英傑瑰瑤其之士以左右之用能郭
清寰宇建立開闢以來非常之功今鳳陽

帝鄉也佐命之臣胥此馬出三家其尤卓卓者耳
計當時剖符分券爵上公位胤侯者亡慮十數人
其間以罪黜奪及絕而不續多矣而勲爵世幾享
貴盛安榮之福於百六十年之久弘之無替若魏
黔武定三公者復何人哉我

聖祖保全功臣至仁大德三公創造之難垂裕之善
為其後人者皆不可以不悉此家典之所由輯也
古謂經之以將者曰智曰信曰勇曰嚴而仁實貫
胡其中然三代而下以名表見於世者若漢鄧禹
唐郭子儀宋曹彬務存仁恕不妄殺戮故其胤獨
昌自余專事功代刈人女草菅食慘之報不于其
身必于其子若孫以稽之傳記武寧師有記律所
過推恩卹民進元都號令士卒無得侵擾居人安
堵市肆不易昭靖之入雲南秋毫無犯其留鎮也
定貢稅均力役興學校修水利開屯田百萬頃恩

惠並施至於今賴之威褭攻克州郡必禁擄掠戒殺陣其鎮河南緩輯流亡鎮北平開市誠疑以安反側夫三公皆有不嗜殺人之仁其惠政與勲烈並著昔人所稱不獨可將兼可相者蓋其愧焉豈徒奔奏禦侮擅摧鋒陷堅之長於鋒鈕矢石間所可擬倫哉傳曰仁者必有後其子孫之多賢能朝廷虎臣為四方良翰河山帶礪之盟與國同休乃天道報施之常非倖致偶得者也太保公書未請序予謂三公勲烈之盛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能言而其宅心之人及人之惠或未及至詳也故特著

之以詔其後之人俾家法世守焉太保公才畧器槩儼有祖風是典之輯足知其所存矣正德乙亥正月上元吉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兼經筵官石淙楊一清序

又

皇王乘運而其必有命世之才為之運籌獻計開拓攻取故動輒如意而大業已成何也善君能擇臣能識

主風雲魚水際會一時用力而收效衆理固然也經

曰舜有臣五人武王有亂臣十人傳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真主不世出名臣不常有虞周之盛治者數人此又見明良會合之難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授之聖不皆寸王不籍一民憤辦髮左衽之俗奮迹淮甸一時明將臣云合景從東征西討所向無前故削平僭偽遂故君而北之創萬萬年無疆之業既而論功行賞所謂名將虎臣若魏國徐公達黔寧沐公英武定郭公英定背爵上公位列侯聲先流顯傳世無極嗟夫世之論者

以謂漢高帝以一亭長間關戎馬不數年而成帝業與我

聖祖規模畧數余則以為不然漢高祖取天下於秦六國或以夷狄畜之實非夷狄也雖革苛法除必政以戡亂反正之常君元以北胡入據中國撒華夷之大防倒冠履之大分變亂之慘開闢以來未有而我

聖祖起而整頓之驅犬羊而熄腥羶網常復振人道以常而天下耳目一新漢高誠不能彷彿而徐沐郭三公世有稱其言簡慮精令出不二諸將敬若

神明者有稱其寬弘沉毅用兵如神者有稱其小心謹具行師動而紀律者凡此固不足以盡三公而三公而用是獲居輔成王業之首蔚為開國元勳銘功鍾鼎垂名竹帛家傳人誦如前日是非幸也宜也而三公又有私幸焉

聖祖功臣無慮數百十傳衍至今或以事廢或以絕所遺者可數三公之子若孫維維繩繩愈熾而感激恩報之心千載一日因有以表見

聖祖報功之典益隆無替是財可慶也 正德甲戌
余承乏奉總督之命駐則蒼梧而武定之六世孫

世世巍然以位望隆重總戒斯王已有二載竒威行令肅兩地之民夷風摩草仆不暇戍正之餘時多閑裕以三公同功体間取三公從

聖祖戍馬中履歷本末撮其大要類為一篇名曰三家世典屬余引其端余可人斯而敢泚是筆以辱來命况

祖掃清區宇扶植人極之功絕出前代萬萬人類能讚頌余雖縷言之固當無異無於人也但三公當

真主龍興之日建開國輔臣之功且後嗣又皆恪守

前矩光增舊物斯則可慶而幸者獨異於人而余自不容已於言也抑世臣是與人能知所好尚者乎因書以歸之

正德十年歲次乙亥新正吉之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括蒼周尚書

又

天維純佑

皇明篤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淮甸間蓋欲滌羶羶以清宇宙而為

萬世開平太也一時英傑之士雲集若魏國武定徐公黔國昭靖沐公武定威襄郭公葦背是也各進竭忠瘁披肝膽相與輔弼贊襄協謀併力以創見億萬載一統無疆之大業雲龍風虎自然之然有如此者當是時有六公十八侯之封百餘年來淪謝殆盡其繩繩繼繼得如當日者惟徐氏沐氏郭氏三家而已蓋亦有以到然者三公精忠粹德上格

聖祖享有爵位之隆其為子若孫者又皆忠貞世篤罔敢怠荒子承之戶曹放南都會武寧公武世孫

字八輔見其忠

君之念耿耿不妄孝親之誠惓惓不解至於恤軍愛
民有惟恐或傷南都軍民怙冒之真若父若天然
予濫領巡撫之命於鎮南會昭靖公六世子孫鎮
之者見其言有典章動無過舉端嚴廉靜凡事一
循先世之舊六詔之民夷愛而載之予繼總戍務
於兩廣會威襄公六世孫字世臣者見其惟於操
行稅於進學聰明才識過人遠甚於威令之布德
化之行猶之秋殺而春生也百粵之民憚夷而懷
之三公世愈遠而代不乏人宜其慶澤線長有隆

無贊而非尋常所可擬合古云得厚者流光於此
益信其非妄世臣於戍政之暇思榮沐休光承華
膺皆自先公百戰勞苦中來而深有所感也爰於
開國功臣錄中稽三公動列之詳類為一編名曰
三家世典俾各子孫收之意蓋有在而言未之及
也屬予序之予深知其然嘉世臣志大而才優見
高而識遠且慶襄公有此賢子孫於百年之下也
故不辭而發之切惟祖宗有已行之事而可發後
人當有以述其事古稱為達孝武寧公昭靖公威
襄公傾報國之忠輔翊

皇明成掀天揭地事功非但可法而已世典之集蓋
欲述其事也不謂之達孝可乎且表彰先烈固編
集世典之本意然欲垂示子孫使皆知先公創業
之難而慎於守成則又意外之深意也後之今即
今之昔後之子孫思世臣今日追先烈慎守成而
咸同此心焉則祖業之豐功茂烈永世常存而
聖祖神宗崇德報功之典亦與之俱存真可與
天地相為始終而永世無窮矣世典之集豈不大於
三家為有功耶書曰汝克昭乃顯祖又曰追孝于
前文人予敢以是為三家後嗣子孫望之

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冬十一月之吉

賜進士太子太保榮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支
正一品俸奉

勅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前總制江南福建廣東
廣西湖廣浙江南直隸等處軍務南京戶部尚書
應城陳金書

三家世典

徐達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叅軍國事
食祿五千石

賜誥命鐵券子孫世世承襲封中山王謚武寧濠州
金鳳陽縣永豐鄉人元至正癸巳天下大亂我
太祖集義旅達來麾下年二十有初授鎮撫周旋二
年

上祖其動靜語默悉超群於是位請將上凡有徵征
皆以代行乙未以身脫

上於危難已而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命為將東取
溧水陽擒陳也先也先於太平城下丙申二月破蠻
子海牙舟師三月從從征入建康命為大將軍浮
江東下取京口一日克其城授鎮江翼元帥府統
軍大 師未幾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同僉將數
萬人攻圍毗陵張士誠遣其弟九六盛兵未援迎
擊破之擒九六既而厄于牛塘與常遇春夾擊敵
衆擒其將張惠復圖毗毗敵食少戰不力丁酉三
月遂克之陞僉院繼克寧國宣城亦附八月取馬
馱沙戍戊戌十月克宜興十一月

上親征婺州命守建康己亥四月池州捷聞陞奉國

上將軍同知密院六月

上自淞還遣西征碗城即旅自無為登陸至浮山此
石擊敗趙普勝部將從管因克潛山塘子五月陳
友諒寇池州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張
士誠兵寇宜興城陷率師復之獲其衆三千餘皆
戰死辛丑三月拜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八月
從

上征江州陳友諒棄城走武昌乃屯兵漢陽之夏口
以遏之回守江州尋召歸次中途令復守江州比

至陳兵已入達遺兵與戰陳兵潰俘斬數千獲其眷數戰其壬寅下豫章命征武昌豫章內變旅師討平之癸卯三月張士誠北寇壽春從

上為援為前部張兵敗北轉攻廬州將下禹之諒大率兵寇豫章遂罷圍歸整舟師從

上討之七月師次彭蠡友諒逆戰達身先諸將敗一臣艘死者千五百人命還守建康自是諸將效勇竟殲友諒由達作其氣甲辰正月陞左相國二月武昌平遂取廬州江陵常德夷隆衡州等處乙巳十月取淮東泰州丙午三月克高郵四月克淮陰

安豐八月總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塵戰于湖皂秣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十一月抵姑蘇州于對門分遣別將軍于婁胥閭諸門又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台三成名曰敵楼下瞰城中設大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糜碎礮風著人皆死城中震恐明年丁未二月遣人自軍中請事

上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代罪膺揚奮與炎漢伏羲群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啓隆祚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

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畧消弭
群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所
諸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
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
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
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軍將從宜行之時姑蘇城
堅難拔破無錫莫天佑與張士誠為聲援其部將
楊茂善遊水天佑遣為偵邏卒獲茂送達達釋而
勞之待以腹心於事屢遣茂遊所往來因獲其彼
此所遣書報得士誠天佑虛實知城中乏困乃親

督攻破之九月縛士誠送建康得兵二十五萬論
功召見於戟門封信國公賜賚優厚降褒諭十月
命為征虜大將軍帥諸將北取中原

上論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
將出師必在得人命諸將非然能持重師有記律
戰勝攻取得為將之体者莫如大將軍達宜專主
中軍策勵群師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十一月克沂
州降王先取益都兗東群縣相繼疑附十二月下
濟南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能擾洪武元
年正月

上即帝位加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重國事中
書右丞相信國公兼太子太傅誥曰命將出師立
興王之大業達邦啓王資佐運之能臣仗斧鉞而
成顯功秉鈞衡而居右揆才為異等賞亦非常乎
在

朝廷誕宣綸綍其剛姿英傑遠量雄深巖巖山嶽之
重矯矯虎貌之猛從于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
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繫天之柱氣貫萬人而
無敵拔幟權城威行四壤而推恩撫民按堵牙旗
指顧淮海澄清電雷鑑轟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

際濱洋有征則總水陸之兵戍所向則牧群邑之
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
吾之封疆由此定疊秦蘇河之捷俘其臣主而歸
允謂勲宜膺上爵尊崇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
儲宮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畧當弘一統之
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用頌寵數尚克欽承
二月克樂三月引兵上黃河取汴梁守臣李景昌
遁父老壺漿以迎四月下洛陽長驅峭壘直抵潼
關守拒戰命馮勝拔之五月車駕幸汴梁詣行在
謁見七月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趙州由臨清上

德州取長蘆至直沽獲其海舟作浮橋以濟師又
令副將常遇春都督張興祖各率舟師并河東四
以進步騎遵陸而前元丞相也速等捍禦海口望
風奔走克河西務通州元主及其后妃太子北走
八月庚午進取元都至齊化門命填壕登城而入
達鄧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化
及太尉中書左丞相慶童平童迭而必失朴賽因
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并獲宣
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王璽一封
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固官殿門以兵守之宮
人犯主令其宦侍獲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
安市堵四不移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
是過也既而順守將吉石丞胡叅政等皆自西山
來降復獲前樂逃安將俞勝及南叅政等及遣使
赴京獻捷

上大嘉賞是月承詔置燕山等六衛以禦守北平九
月命將畧保定中山河間真定懷慶俱下十一月
達發北平取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及平未附山
寨十二月將圖太原謂謂將曰間擴廓帖木兒以
元主命率師遠出太原取道保安經居庸關以攻

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士足以鎮禦我與尔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被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者也若被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則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其鎮甚銳達遣精銳夜襲其營擴廓聞變倉卒不知所出急喻帳後乘驕馬遁去遂克太原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復遣薛顯傅友德擊賀宗哲等軍於石州而崞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二年取鹿台河中關中進克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

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幽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卒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玉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戰感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群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克隴州秦州至鞏昌降其平章梁子中總帥王靈直保乃遣右副將軍馮宗異征臨李思齊果不戰出降獻銀印等物張良臣聞而惧亦以慶降達征平涼良臣復叛怒趣至涇州諸將咸以帥會達命顧時陳得

傅友德俞通源率精騎妙其出入之路以絕其聲
援復令馮宗異湯和等四以面圖其城良臣開門
恣人馬騁馳城下達麾兵擊敗之久之良臣志不
得逞戰復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
問不通糧飽乏絕平章姚暉等知事不濟獻門納
師達勒兵入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之陝西悉
平十二月

上大賞定中原諸將以達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
軍民得大將白金五百兩文帛五十表裏三年
復總兵征沙河大破王保保軍於定西遣將取與
元復西平土番征孺極于西北始還是東大封功
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
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叅軍國事食
祿五千石賜誥命鐵券其文曰朕聞自古帝王創
業垂統皆賴英傑之臣削群雄平暴乱然非首將
智勇何能統率而成大功如漢唐初興諸大名將
是也當時雖得中原四夷未盡實段夷其宣謀効
力之將北之豈有過我朝大將軍之功者乎尔達
起兵以來為朕首將十有六年各清江漢淮楚電
掃兩淞席卷中原威聲所振直連塞外其間降王

縛將不可數頃者詔令班師星馳來赴朕念爾勤勞既久立功最大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爾當慎守斯言諭及子孫世世為國良臣豈不偉歟仍賜文綺及帛一百疋四年賜地若干頃伊戶若干戶守墳人百五十戶儀仗戶二十家復賜第京師表其里口大功坊五年北征還命沿邊輯守歲鎮餘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生養休息海內無虞十七年召還至冬疾作

上遣使馳召明醫視之及禱于神祇弗廖明年二月二十七日薨年五十四

上慟悼罷朝親為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長城之寄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

欵獻流涕思書心國家有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仍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看其勲烈宣宇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人爲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既備其功又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攻城而旋每不自務至於封固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數取歸女無所受忠志無疵昭命乎日月復命配享太廟望像祭于功臣廟位皆第一其上三世皆封王爵王夫人子男四皆封

上所錫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勲衛增壽左都督鷹緒僉中軍都督事女四人長

仁孝皇后次代王妃次安王妃孫茂先周府儀賓景

昌定國公欽襲魏國公爵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病故洪熙元年三月初九日長男徐長孫賜名徐顯宗襲爵有誥正統十二年正月初七日病故弟徐承宗正統十三年七月初四日襲爵天順七年二月病故嫡長孫徐輔奏襲天順八年十月初二日題奉

聖旨准他爵欽此弘治九年南京守備兼掌中軍都

督府事正德五年加太子太傅正德十二年七月
內病故加贈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傅孫徐鵬舉奏
襲該吏部於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題奉
聖旨是徐鵬舉准襲公爵欽此
沐英封西平侯

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偕仍榮光祿大夫
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授以鐵券俾子孫世襲
詔封黔寧王謚昭靖濠州定遠人八歲而孤遭元
末居室燬于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故惻無所歸謁
上濠梁

上為惻然與

孝慈皇后撫之為賜姓朱氏英天資忠孝厚重簡默
雖在齟齬不樂兒戲歲壬寅年十八授帳前都尉
守京口甲辰轉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加昭勇大將
軍改廣信衛指揮使勤於軍政令行禁止洪武元
年帥兵取鉛山下崇安遂從大將克延平擒陳友
定復自援閩溪十八寨轉馮谷保于是漳泉等州
咸附閩地悉定詔復沐姓周守寧節制邵武延平
安州三衛三年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
陞都督同知進榮祿大夫都府總攝天下兵馬機

務浩繁英處決無滯稱大悅
上意馬九年鎮撫關西威望大著十年命為征西大將軍總京畿兵伐蕃部川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一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以功封為平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偕仍榮祿大夫勲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授以鐵券俾子孫世襲十一年授征西將軍總京師河南陝西山西兵征西蕃朶甘之地降其萬戶迄夫迦夷其部落禽洮州十八族酉日三副使汪舒朶兒只日瘦滕子阿烏兒并其衆二萬獲牛羊二十萬得納隣七站之地歸子職方還鎮關中山十三年春

上以元僞國公脫火赤僞知院愛足屯衆和林為邊患命英總陝西兵取之畧以集乃路度黃河經寧歷夏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為四十一襲其皆二掩其左右英率驍勇當其前夜御拔以進合而闡之脫火赤愛足駭惑不知所措俯首就擒獲其全部以歸仍鎮關中十四年領兵同諸將出古北口經畧主公上長寨英獨當一面克灰山嵩州四部過驢駒河獲知院李宣侍千餘日回京天下以大定而梁王把匝刺瓦

爾密寔元之遺孽獨特雲南險達報我信使納我逋逃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英為副將率師三十
萬討之旌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
皆下之苗蠻犵狁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奇兵
襲畢節擊河渡河皆克之梁王遣其司徒達里麻
以精兵十萬拒我師於曲靖英自被謂我師罷于
梁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于是倍道進
師未至白石江忽大務四塞衝路及江而止霧霽
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以為神兵飛至因擁兵陳
水上傳征南急欲濟師英日未可別遣一軍湍流
潛渡出其陣後鳴銅角樹其幟為以兵山谷間達
里麻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陣我師既濟整
別而鼓砲聲震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
連斬數十百人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侍甲士二
萬馬萬匹死橫屍十餘里剝豚直取雲南梁王聞
達里麻敗遁滇池島中先謚其妃自飲藥不死投
水死之父老爭出食馬出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
秋毫無犯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
籍撫其民實是年冬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自秋九
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馬撒得七星關

以通畢節十五年畧建昌徵江臨安沅江尋甸楚
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海為固南詔
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土酋段世聚
五萬搤閔英將取之牢不可破英乃以一軍付裨
將夜從間到繞出點蒼後攀緣崖而上立我旗幟
遲明我軍踴躍叫譟彼軍驚亂英策馬渡河水及
馬腹將士隨之斬閔而入山山軍亦不搏之彼軍
復之皆受敵遂潰收其城擒段世脅從者悉縱之
分兵取鶴慶掠麗江下金齒收三營此石破石門
關由是摩些和泥車里平緬相率未附雲南以幅
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雋以北隸四川餘列為郡
邑計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戶凡七
萬四千有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
撒東川建昌謀變英還與傳征南合攻下之并克
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數王師已東雲甫諸
蠻部乘以之判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馬城以孤軍
固守伏疆弩於理賊近輒射之賊少怠則出擊之
賊不敢即攻城英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追一
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誥之賊皆錯
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英既入城散走安定羅次

邵甸富民寧晉大棋江川請山猶掾險立柵分兵
殲滅斬首六萬級生擒四萬人諸部復定奏聞
上大悅詔傳征南班師英流鎮雲南辦方物以定其
貢稅視民數以均其力後踈其節目以寧便其人
麓川之外有國日緬車里之外有國日八百媳婦
皆請內附十七年征廣南持磨道安兵不進遣人
諭以禍福而招之其首降二十年逋寇集浪窮鶴
慶劍川取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鄭祥按而殲
之二十一年春正月平緬叛結砦于馬龍他郎甸之
磨沙勒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

月平緬衆三十萬寇定邊英自將兵萬二討之與
寇對壘以輕騎三百當寇寇出萬衆乘二十象以
戰一戰而殺寇數百人獲一象以還英曰吾知賊
不足破也明旦寇悉衆驅百象皆攔楯左右大竹
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英分軍為三
馮誠領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湯昭領其右
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以及必
盡賞退而衄者一隊必盡戮於是鼓而合刃機發
箭鋒星流烟飛雷擊電走象皆敬北寇之勇而力
者曰昔刺以殊死戰我左隊小却發高望之英命

左右取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援刀飛騎而下
麾衆復前英貴戰三軍大呼而塵不移時寇大敗
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象彼箭如
刺蝟以死渠師乃思郎斯郎理各被百餘失殪象
上餘黨走死生還者十無二三自是平緬歲入貢
賦不復反矣秋八月川蠻叛據烏路山為砦山極
險峻上下三百里遣甯正率雲南兵與京畿大兵
相為犄角討之賊已降復有二志悉誅之冬十月
廣西河赤部酋曰者滿月矣情結越州酋阿資叛
英自降擣阿赤者滿矣情皆伏誅俘男女五千口

馬牛稱是阿都資以降明年春阿資復叛遣甯正
討之殺大頭弄宗五十九人俘男女數百獲馬牛
羊以千計阿資母出降是冬英入廟

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綵
百疋別賜鈔五萬馬奉陽建第費

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誅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
英回蠻夷酋長曰越境歡迎軍民家室相慶二十三
年教化三部不供稅賦遣臨安衛指揮王執討平
之普安酋密即作亂遣貴州都指揮張泰討之俘
殺二千餘衆獲馬牛數千得糧四萬斛二十四年順

寧滿蠻吳馬忒因爭龍移怒傷官軍遣都指揮俞甫往問其罪咸向服阿資服叛親提師至補衝殺獲賊衆始盡阿僅以身免方搜捕逃匿俄有旨諭英還鎮以僉都督何福爲平羗將軍甯正爲叅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子乞降英於請朝立衛越州鎮之遂罷兵初英留鎮之明年哭

孝慈皇后三日不食踴痛幾絕及在鎮三年哭

皇后子號慟失聲飲食爲少一月而受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也年四十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五緇黃髮白莫不奔號其門泣語路訃聞

上哭慟輟視朝親利文遣祭命嗣子春奉喪以歸詔發兵護喪出境所過官司設祭于禮柩出金馬山送者數萬人喪至雲南詔封黔寧王謚昭靖贈三代考者主爵姚皆王夫人冬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長北鄉觀音山之原至喪歸至葬

上諭祭者三

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祭喪命春襲西平侯嗣鎮雲南仍賜白金若萬 明年詔塑英像于功臣廟又配享

太廟復立廟雲南城中英爲人寬弘沉毅識明而見

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用兵如神戰則勝功則克守則固有功不代居貴不驕事

上必忠誠待人接下每假辭色使德化其底禮疎財篤義凡得

上賜悉以給將士置屯田以守京口調廣信節制甌閩巡撫閩陝皆有遺愛其總大軍克大敵賞罰明信不忘殺戮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姦蠹撫丘農興學校治水利嚴城堡謹斥堠通鹽井耒商旅墾田至一百萬二千畝軍食贏足恩威並施德化大行暇則延儒講明經史愛讀通鑑大學衍

義每不釋卷大書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朱子敬齊箴孔明出師揭于座隅朝夕瞻對又以太極圖及白鹿洞規刻置學宮以端士習可謂聖賢之學將相之才大緼之大設施体用兼備者矣子四人長即奉襲爵鎮守雲南三十二年九月病故無嗣次昂任都督鎮守雲南次斯當公主授駙馬都尉次晟原授驃騎將軍流官都督僉事後陞流官左都督本年九月內襲爵討西平侯永樂六年七月平定交趾有功封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黔國公食祿三千石子孫世世承

襲有誥券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仍鎮守雲南永樂二十三年八月加太傅有誥正統三年十月奉命征勦麓川蠻寇正統四年三月回至楚雄府病故退封襲爵有誥景泰元年十月內病故景泰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庶長男淙來出幼奏奉

欽依准優給本月二十日奉

欽依與他半祿母梅氏奏要照清平伯吳璽等例冠帶天順三年三月十六日本部題奉

欽依准照例成化元年淙奏要襲爵本年八月二十五日本部題奉

欽依准他襲有誥成化十九年調兵削平鐵索菁菁等處強賊有功加太子太傅有誥弘治九年九月病故謚武僖弘治十年該沐淙妻王氏奏稱夫沐淙存日無嗣將姪孫沐崑撫育在己乞要承襲夫爵行該鎮守雲南太監等官保勘無碍本年十月十一日本部題奉

聖旨沐崑既該鎮巡等官保勘明白准襲黔國公看就彼掛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正德十一年四月內加太子太傅

郭英封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武定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追封營國公謚武襄鳳陽濠州廣德鄉東湖村人生有異徵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尤精其射至正癸巳年八月即從太祖起義兵甚見親信每令直宿帳中首取徐泗甲午從克徐州乙未克河州渡江克采石太平攻漂水漂陽丙申破陳也先營取南臺及江丁酉克長州廣德寧國宣州江陰甘露回征吳錫鎗傷右脇攻破常熟傷左足進攻安慶前哨與敵文戰傷左臂取杭州戰於北辛橋及攻高郵弩傷右膝戊戌克宜興己亥攻安豐壬寅取隆興癸卯克帶刀舍人應援安應敗張士誠兵屢立戰攻上嘗以郭四乎之

上親征為漢臣陳友諒大戰番陽湖相持連晝夜英時金瘡未瘳力疾乘海船鏖戰敗賊於禁江口燒沒偽寇將知院船而已友諒中流矢死有言英之功者上問之英曰天威神筭臣何力焉

上益重之時友諒子理復奔武昌自理甲辰日征武昌英戰於保安門傷手足理之將險同者驍捷喜契馳入中軍帳下

上方坐胡床遽呼曰郭四為吾殺賊英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旗墜

上解所術赤戰袍本之日唐之尉遲敬德不如過也
攻岳州潑張領兵來援敗之生擒為省都屠撫鎮
一名克管軍頭目回克盧州乙巳克襄陽丙午陞
驍騎衛管軍千戶克淮安濠州安豐吳元年陞宣
武將軍驍騎左衛指揮僉事從大將北定中原攻
破沂州益都獲將元王子宣及保年章軍部濟南
洪武元年克東昌棣州殺獲申俞二年章所部擊
販也達追至張路克汴梁平河南府興詹同戰於
塔兒灣傷膊同敗走獲馬一百六十餘疋追至嵩
州又於汝敗王保保外兒平章獲馬一百疋進取
陝州攻潼關回軍渡河北彰德取廣平直沽戰走
達朶兒平章生擒達達院叛抵河西務中義城遇
奄卜平章大戰敗之俘獲人馬甚眾距通州城三
十里為營深溝高壘為持久計眾請速攻之英曰
吾師遠來敵以逸待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
破之翌日大務英以千人伏道傍卒精騎三千直
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八帥敢死士萬餘張兩夜
而出與戰良久英敗伴彼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

其軍為而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索羅梁王遂克通州元君開建德門乃北地攻破北平敗和尚太子於城西擊殺偽四川丞相盡其士馬堯永平也連敗走取真定守將孫平章棄城遁獲馬二百餘匹哨至平定州生擒其將湯洞僉得馬五十復從常遇春取太原守將王保保軍於城西英憑高望之謂常公因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夜却之常公深然其計遣五十其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為其至夜英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鳴大砲常公引兵維至鼓諫之聲相接保保軍大潰自相屠戮乃乘夜遁去遂克太原獲馬三百下興州二年克大同至沙淨州生擒偽將竹平章渡河取鹿臺西安鳳翔鞏昌慶陽追敗賊將賀宗哲於亂山降前平章商彙得其人馬駝羊無筭兩與偽王戰俘獲甚衆箭傷面足三年陞本衛指揮副使征進迤西堯定西攻破王保營保討西夏察罕惱兒按撫安忽辰平章沙淨州復叛討平之克登寧州斬首二千級獲牛馬數千陞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賜金龍衣一襲四年陞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復鎮

上以寧妃為其女弟遣之其弟餞之具謂英素清儉
賜白金二十罌廐馬二十二匹時河落新罹兵燹
邑井蕭條居民難食盜賊充斥英宣布威德綏輯
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爾未歸者日以千計未期
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六年處置王總兵六下慢
散軍士選其騎驍勇者一百八十名懸銀牌充先
備謂遣於尚六千餘人悉遣赴九年移鎮北平河
如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馬數千里不得其竹甚
至泣下既去為立生祠北平初定群胡反側不寧
英開示城款諭以禮亂福禍人心遂安元左丞河
克等中間其德未降者凡九十千餘人

上遣使勞以上尊年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
賜誥命十三年召還進大都督府僉事更定官制
改前軍都督府僉事灰山賊反承命討平之賜馬
七匹十四年從穎川侯傅友德征雲南既至命與
都督陳桓胡海分道進討道多險隘諸將欲深入
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豈策
之上既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為營時久
兩河水暴漲英曰賊恃漲不意吾濟下令諸將斫
木造筏夜半濟河北燒賊始覺遂大驚潰生擒烏

散并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賊破膽進攻曲靖六
梁州擒陷木兒王子父兄擊越城州龍海山寨及
關索領僞石元師背克之十五年至雲南江州攻
椅子寨寨依山英先遣騎兵五十攻其前賊空寨
迎戰復以精騎數擣其後斬門而入火砲連發烈
焰張天賊乃亂悉破威之進攻大理金齒降為僞
官改平章督修其城克廣南是東大理等處復叛
同西平侯沐英復討平之攻安寧州賊將不花帖
木兒棄城敗走破富民縣山寨攻靖寧州蠻七寨
一日夜破之傷復攻牢撞山寨仁德府破哨店山
寨圍桃安敗賊將李自九援楚雄十六年同傅友
德平蒙化州鄧楚州破三寨復光寨過金沙江攻
不勝府生擒僞平章高生獲三臺銀肖印一顆平
麓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計一萬三千餘級生
擒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
者數十萬戶雲南諸路平論功進封開國輔運推
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賜誥券食祿二千五百
石子孫世世承襲十八年加靖海將軍鎮守遼東
二十年同大將軍宋國公馮同討北虜納哈咄降
之師施王保保弟詹問追襲之英與戰鎗左脇箭

復中右脇英佯呼虜傷吾甲我衆益奮連戰數十
合虜遂劫已而進征虜右副將軍鎮遼東二十一年
出討北虜至捕魚兒海邏騎偵虜營不遠英乃令
諸軍沙憇飲馬御枚卷甲倍道而馳直抵虜營虜
主覺乃率十餘騎潰圍出其將蠻子太尉來拒我
師英手刃之獲兩營所積金寶玳玩圖書馬四萬
餘降其衆五萬餘人復往地北生擒虜將咬咬司
徒及曩家太尉奕古達兒古不達刺王子等四萬
餘人馬駝一萬五千匹牛羊輜重無筭師還賜白
金千兩鈔八定綵幣四十疋明年春

上以天下無事且閑諸將老欲保全之厚加賜賚遣
歸其鄉英亦就遣又明年獨召還京賜坐與語歡
甚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蓋

上春秋告知英忠謹特倚重焉二十四年虜酋阿剌
十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克總兵討之俘其人口五
百餘馬千餘匹遂北至推寒山而還三十年川陝寇發勢張其
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南將軍印征往至汚之
後何生擒賊首高福興及黨四十餘人疏其同謀者請
誅之脇從者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
上可之自初起至至是總擒斬俘獲人馬二十七萬餘大

小五戰身被七十餘傷永樂元年二月十七日卒年六十九輟朝四日遣官致祭轉恤有加追封營國公謚威襄賜葬京師聚保山英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事母父人疾賞額天求一身代疾遂愈人謂孝感所致後夫人卒廬墓側泣不絕聲哀痛之情三年一日平居兄弟怡怡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仁之甘若同之攻克州郡必禁虜掠戒殺封府庫簿籍一錢尺綿不敢私常北征軍法夜必令親軍更直荷戈環帳立一夕風雪大作英悉罷遣歸營其愛恤部曲類此家居間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子訓孫以儉素力學為務事太祖高皇帝早余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春過難隆而自處益謙

上嘗御使殿賜坐適有奏事者英趨避之

上曰卿第坐朕自理事不汝閔也其見敬愛如此時公卿多治田產英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仰荷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祿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

上喜之嗟歎良久曰廷若某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金瘡遍体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即日就

仁宗昭皇帝貴妃餘適戚里名加曾孫昌襲封武定侯左軍都督府帶俸錦衣衛指揮僉事嵩襲封定襄伯奉

勅掌京前軍都督府事專管操江顯奇南京旗手衛指揮使玄孫良襲封武定侯僉右軍都督府事效勇營坐營管操征南正德二年六月十二日卒

上輟朝三日諭祭三壇造墳安葬于廣源闡祖塋之次叅錦衣衛指揮使祿錦衣衛指揮僉事元勳南京旗手衛指揮使六世孫勳正德三年三月內襲封武定侯是年十二月內奉

聖上子命管五軍圍子手帶刀侍衛四年七月內該兵部推後軍都督府僉書管事兼五千營坐營管操繼命提督三千營操練軍馬五年寧下安化王叛逆平奉手勅加太保六千兩廣缺員該兵部會官推舉節奉

欽依郭勳着掛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地方勳之弟四人曰勳授勳衛帶刀侍衛曰勳以曾祖駙馬都尉恩廕授錦衣衛指揮僉事曰勳隨鎮獲功歷陞錦衣衛衣前所正千戶曰勳以勳累功

恩廕錦衣衛衣中所世襲副千戶正德七年廣西梧

州府北流岑容等縣僮賊李通寶等倡造妖術扇
誘民夷借稱名號偽授官職聚黨數千攻劫城庫
殺虜軍民肆行稔惡勛會議鎮巡分布文武副叅
方面等官窮追極抵其巢穴生擒斬首一千餘名
俘捉三百有餘及撫散安押三千九百餘衆捷奏
赴京荷蒙

天恩降勅獎勵及蒙賞賚正德十二年廣西府江兩
岸接連平樂陽朔修仁荔浦富賀德集永安五屯
等處徭僮猖獗奏蒙

勅諭調集湖廣兩廣漢達官軍士兵分布副總兵叅
將都布按三司等官分為七哨尅期抵巢生擒斬
首六千有餘俘獲賊屬男女一千五百有餘奪獲
器械一千一百有餘牛馬一百三十有餘奪回被
虜男婦一十九名口連奉

朝廷荷蒙降勅獎勵歲加祿米四十石正德十二年
八月內該兵部題為缺官事推舉勛奉

勅馳驛回京仍提督三千營操練軍馬及命兼掌左
軍都督府印祿云郭英開國重臣其功業之隆子
孫之盛富貴壽考始終命節世為罕儷人以此之
郭汾陽云跋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雖在軍旅不

忘分事茲二廣之兵暇以具始封之祖營國威襄
公暨當即同事戮立今日同享尊貴者魏國武寧
徐公黔國昭靖沐公卿里世孫勲烈粹為一編題
目三家世典三功臣皆始事

高皇帝者嗟夫當元之季天造草時天下士負豪傑
之才者莫不欲求輔其主各出一力以代累吊民
為事武寧公年二十二威襄公年十八昭靖公年
齟齬出而遭風雲龍虎之會並皆披肝瀝膽奮不
顧身其功烈之掀揭茅土光榮子孫之赫盛夫何
怪其然哉仰封功臣在洪武壬戌冬于時封公者
六人魏國其一也封侯者十八人其時昭靖方僉
大都督府事後七年始以平閩陝功封西平侯威
襄方為指揮副使事又十三年始以平雲南功肇
封武定而西平侯封黔國則其子諱晟者以平交
趾功也功以次成爵非驟進如此於戲

高皇帝舊起布衣手提一劔不十二年而成大一統
無疆之業深懲元正不經臣不潛亂每身神武於
寬仁之餘當日諸即恃勲勞而忘謙謹者有之今
其所謂六公十八侯子孫得如當日者不啻日中
之斗也而徐氏郭氏傳一百五十餘年有如當日固

聖祖神孫保全功臣之德然非其功愈高寵愈隆心
愈下有如范文子之代師後入憑異之獨止大樹
曹彬之勾當江南者其能然乎廷逢益有感於天
道戲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
謙人道而仍而好謙之戒也仰是編之輯太保公
盖不忘國家賜賞之重父祖積累之歎譬之飲井
泉而甘而思鑿者之勞汲者之難若尤欲之浚益
深甃之益固俾功收於勿幕澤被於無窮也公於
言謹書其末

正德十六年歲次乙亥閏四月望日

賜進士第中奉大夫廣東布政司左布政使南楚
吳廷舉謹題

御製周顛仙人傳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拘常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而其顛者故先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

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
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
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
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
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曰
此來為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
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為先有時遙
見以手入胸襟中似手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
乃曰蟲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
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反又鄉談中
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
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
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
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蟲多為說於是製
新衣易被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
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
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
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
薪緣缺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
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

內周遭以火燉之烟消火滅之後揭缸而視之儼
然如故又未幾時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
顛者於內燉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烟
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圍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
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主僧
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飧遂怒不食今半月
矣朕竒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
來迓步趨無艱容無飢色視是其異也因盛設羞同
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
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

日一問問至二十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
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斝以供之大
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出至朕與共享食
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右
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
你打破個桶做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
聞知爭邀供養一月日遂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
充軍便充軍又閑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
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
應聲曰可朕謂顛者彼已稱帝今與被戰豈不難

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_屋之上久之穩者正容
以_手首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
乎曰可詢畢朕歸其者_顛以平_之日持_之拐擎之急
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
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_難行遣人問之
顛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_踏不行便無風於是
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沂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
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
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_正政語防閑之倘有謬詞未
報_焉當_中流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恠見前損人多伴
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然無知棄溺於江中至
湖口失詭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_者領去湖口小
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
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
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_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
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
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你行
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
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
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

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
以顛者狀云詢之謂夷人曰是不曾見否對曰前者

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

來了你為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

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後歸來癸卯圍武昌

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申平吳越下中原兩

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

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

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故其說乃云國祚殿廷

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

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

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

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以便人

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不復再見又四年朕

患熱證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

顛仙人遣某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

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

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

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醜子內吃一醜便好

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灯時周

身肉內搗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者有菖蒲香醖底有砂丹沉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取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天眼尊者詩曰

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癡 奉天門下洪

福大生靈有難不肯依非非相處方出定金輪積

位四海居 明君有道乾坤廣等閑一智聲如雷

周顛仙人詩曰 初見 聖主應天基一時風來

一時^癡遂片俱來籓一統浩大乾坤正此時 人君自

此安邦^定處齊天洪福謝恩馳我王感得龍顏喜大

興佛法當此時群仙古詩 匡廬之巔有深谷金
山弟子巖為屋鍊丹利濟幾何年朝耕白雲暮種
竹 御讚赤脚僧詩曰跣足慇懃事有秋若空顛
際孰為儔愆消累世冤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
廣昔聞仙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憐黔首增吾
壽丹耳來臨久疾瘳

御製祭天眼尊者周顛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

昔者其色相空萬物而空萬法外色相而離之以
存一靈斯若是歷苦劫於無量今者神神妙用幽
隱於廬嶽獨為朕知而濟朕難然朕終不佞於利

濟之恩當以禮謝雖然神已靈妙不測矣尋常無
碍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周遊乎八極翫閱人情粹
然理至杳然弗應豈不為世所嗤故先期京師已
告諸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嶽之神方以
禮進禮不過謝而已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
矣敢請倏然而顯條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難
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歟

洪武二十六年歲次癸酉九月 日從事郎中書
舍人臣詹希原奉

勅書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ript, likely a woodblock prin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2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small and densely packed,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 The text is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watermark.

